



荒诞与真实并行的时空

——读李凤群的长篇小说《大望》

李凤群的长篇小说《大望》读得我好迷茫，就像钻进了一座迷宫，进去出不来，一会儿看到了真实的市井烟火，一会儿又陷入离奇古怪的事物当中。

作品中的主人公——老赵、钱老师、孙老善、老李，四个早年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人，随着年龄的增长跟随儿女们离开了大望洲。偶然之间，就像时光隧道塌陷了一般，被甩向了无边的空茫，莫名其妙地和儿女失去了关联。这种空茫在四位老人的眼里都是真实的，在儿女们的眼里却是虚幻的、荒诞的。

老赵因为早上出门遛弯忘记带钥匙，回来时儿子却不认识他了。无奈之下，开始了求证自己的一系列神操作。到公园看见人就问：“我是老赵吗？”老赵给钱老师打电话，第二个主人公出场了。

钱老师也有相同的遭遇：他在三个儿子家轮流生活，去二儿子家所在的开城时，儿子的小区变成了宾馆，钱老师被时空甩出去了，像老赵一样开始了流浪。钱老师跟孙老善关系好，想到了孙老善，第三个主人公出场了。

孙老善的遭遇和老赵惊人地相似：儿子把他当空气，视而不见。老赵想到了老李，第四个主人公也出场了。老李居住在离大望洲十公里的十里镇一座单身公寓。老李是四个老人中唯一的女性，一直跟着在日本的小女儿叶子生活。老李被老赵一打扰，发现自己也出现了其他三个人相同的怪事：被子女遗忘。一个荒诞的连环套把四个老人尴尬

地连在了一起。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

到底是时空失灵，还是生活失真？这是一部精于构思、颇费心机的小说。首先从作品四个主人公的姓氏上能看出端倪。老赵、钱老师、孙老善、老李，赵钱孙李，正是《百家姓》开头的四大姓氏。如此起名，别有趣味。

作品有几个节点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第一个是老赵，出门遛弯回来儿子就不认识他了，儿子认为他私闯民宅打电话报警。老赵说是他父亲，儿子说父亲死去多年了。这是小说设置的第一个梗：儿子眼里老赵已死多年。

第二个节点，钱老师的三儿子钱三顺，面对父亲和其他三个老人的询问，明确表示，父亲做肠癌手术时，死在手术台上，也是多年前了。钱老师在儿子眼里已不在人世。

还有第三个节点，四个老人住在大望洲孙老善旧居里，孙老善给儿子孙小林打电话时，电话好不容易通了。孙小林直接问孙老善：“爹，你在那边怎么样？然后就断了。”这里所说的“那边”肯定不是大望洲，孙小林并不知道父亲孙老善在大望洲。那么，这个“那边”是哪呢？这三个节点一直伴随着我跟小说情节一起推进。

四个老人忽然失去与儿女的联系，意味着什么？这是读者密切关注的问题。与儿女失联后的老赵、钱老师和孙老善突然出现在了老李的公寓，四人经过一番磋商后，来到了大望洲孙老善的旧居安顿了下来。

不难看出，大望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标志，更是一种象征，它是生命出发的地方，也是生命回归的地方。四个老人困居大望洲，冥冥之中也是一种回归。不仅是身体的回归，也是精神的回归。尤其是到后期几近绝望时，发现只有说真话才能缓解心头的压力。大望洲也像一座教堂，一座屹立在田野的教堂。他们试图从忏悔中寻找自我救赎之路。

老赵、钱老师和孙老善三个人在大望洲神秘消失的方式，跟前面提到的三个节点成功地实现了呼应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故事既不是梦也不是现实，是记述了三个往生之人。

李凤群为什么要描写这么一个烧脑的故事呢？其实，现实生活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作者大胆地使用了荒诞的手法，比如时空的转换，虚与实的运用、真与假的交叉等，演绎了生活的真实，给人耳目一新的艺术享受。作品剖析了人性中所掩藏的劣根性和粗鄙性，把现实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，振聋发聩。

选自《学习强国》



《世界在书店中》

这本书不是地名索引，不是世界书店指南，而是十三位作家对书店这种特殊空间的私人回忆。对他们而言，书店是一种药或一帖处方，是一座秘密花园，是抗议世界其他地方泛滥的陈词滥调、巧言令色的舞台，也是一个安全、理智的所在，是一个既是灯塔也是洞穴的地方。书店永远都在产生新的渴望，永远都在我们心中播种渴望。

作者亨利·希金斯，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、历史评论家和语言学家。著有《如何读懂经典》《谁害怕简·奥斯汀》和《语言战争》等作品。



《至少还有文学》

本书是一部文学随笔集，分为上中下三辑。上辑“心灵的辩证法”主要探讨的是作家对心理深度的挖掘。中辑“挤掉自我的奴性”关注作家“向外突破”的勇气和对社会的反映。下辑“经典细读”则是比较纯粹的文本细读和分析，在这一部分，作者更为关注的是鲁迅、汪曾祺等作家的文学及其背后的思想与美学痕迹。在创作过程中，作者遵循“文学即人学”的观点。一方面，希望写出文学人物的光彩和血肉；另一方面，试图通过这部作品，实践一种文学与人生结合的方法论。

作者宗城，文字记录者，作品散见于《书城》《单读》《西湖》《作品》《财新周刊》等。



纾解乡愁续文脉

——读《探访中国古村镇》

迄今为止，全国到底有多少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和文化名村？传统村落又有多少？资深媒体人王喜根，怀着一份探究之心，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，欣然走进全国300多个古镇古村落，本着由表及里、层层深入的写作宗旨，撷取了其中100个古村镇的文物保护故事，最终汇成了《探访中国古村镇》这本沉甸甸的大书。

中国的古村镇，常被人们称为“最后的精神家园”，它们不仅历史悠久，还寄寓着国人一份浓浓的乡愁。许多古村镇，虽然满目疮痍，却见证着历史的兴亡和时势的更替，有的还观照着地一域的发展变迁。因此，保护好这些古村镇，责无旁贷。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冯骥才就曾言：“不管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，还是传统村落保护，都处在一个动态的环境之中，它们随时都在变化，随时都可能失传或消亡。我们的工作是在‘与时间赛跑’，等不起也拖不起。”的确，古村镇的保护刻不容缓，它既需要政府积极引导，也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，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，投身于这场文保事业中，使那些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遗珠，继续迸发出夺目的光彩。

全书不仅选取了安徽南屏古村、江西婺源、镇江西津渡、云南束河古镇、天津杨柳青、江西茅台镇等响誉中外的名村镇，进行重点剖讲；而且，还依据它们的南北分布，从中选取了浙江深澳村、广东南澳岛、福建埭

尾、山西郭峪古城等一些并不为人知的古村镇，一并进行有针对性的解读。作者认为，拯救古村镇不但要注重对诸如老街老屋、古迹遗存等物质方面的保护，还要尽力挖掘古村镇在精神质地方面的深厚内涵，注重传统文脉的弘扬和传承。同时，针对这些古村镇所衍生出的民风民俗、地方戏曲、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也要本着工匠精神，好好地将这些非遗艺术发扬光大。

书中，作者结合众多鲜活事例，热切讲述了有识之士和文化商人，无怨无悔投身于古村镇保护的故事。将他们在拯救和修缮古村镇中的好的经验、方法，一一进行推广和宣介。他举例说，最具典型意义是宁夏的镇北堡西部影城。当年，著名作家张贤亮出于对这个西北古村落的敬重，在昔日落寂的古遗址上，毅然兴建了这座集旅游、影视、餐饮、购物于一体的城堡，使当地的民俗文化，得以存续。还有安徽的宏村，原本村中的部分古建筑已年久失修，呈现出一派萧瑟之气。后来，企业家黄怒涛慷慨解囊，将古村修饰一新，使昔日的无名小村有了名，成功入选了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》，让古徽州文化大放异彩。同样令人感动的是，中国民营书店品牌“先锋书店”创始人钱小华，抱着让文化反哺乡村的宏愿，先后在安徽碧山村、浙江戴家山云夕村、浙江松阳陈家铺村等地建起了十个乡村实体书店，使古老的乡村文化，在每一个偏远的村镇得以复兴。正是得

益于这些人的倾力付出，终使那些式微的古村镇，在一场场重塑再造和转型升级中，华丽转身，焕发出旺盛的生命活力，成为纾解乡愁续文脉的光辉典范。

值得深思的是，作者一方面对古村镇的保护予以正面讴歌。另一方面，又以异常清醒和理性的态度，认真审视着古村镇的发展现状，为未来的古村镇开发提供决策参考。自2003年以来，我国先后公布了7批312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、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487个，中国传统村落达到了6819个。作者由此呼吁，这些古村、古镇，就像是一串串宝贵的珍珠，散落在广袤的中华大地，亟待人们在充分认识其自身价值的基础上，能给予它们精心地呵护。书中，作者还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，归纳总结出当下古村镇保护上的“四难”：一是整体保护难，二是严格按照原结构、原材料、原工艺、原形制的修缮难，三是与古村落共生共存的环境保护难，四是留住原住民难。并针对这“四难”，适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，期待进一步完善保护古村镇的招投标程序，鼓励更多“文化商人”参与到古村镇的抢救和保护工作中，使浓浓乡愁能有效纾解，千年文脉能得到长久赓续。

古村镇，是维系民族历史和精神情感的重要物质载体，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。《探访中国古村镇》为我们认清古村镇的价值，破解当下古村镇拯救和保护中的困局，开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良方，值得一读再读。 钟芳